

长篇历史小说



本书主人公为清才子纳兰性德。作为当朝大学士明珠的儿子，明珠府（现宋庆龄故居）中的渌水亭是纳兰性德吟诗会友的地方，因此成为当时京城知识分子的聚集中心；而《金缕曲》是纳兰性德赠友词中用得较多的词牌，其中《赠梁汾》则是纳兰的代表作。

渌水亭畔 金缕曲



张立和〇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长篇历史小说

淶水亭畔

金缕曲



张立和/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渌水亭畔金缕曲/张立和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4. 5

ISBN 7-5039-2530-2

I. 渌… II. 张… 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4038 号

渌水亭畔金缕曲

著 者 张立和

责任编辑 向 宏

责任校对 崔建文

装帧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数 1-6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530-2/I·1188

定 价 1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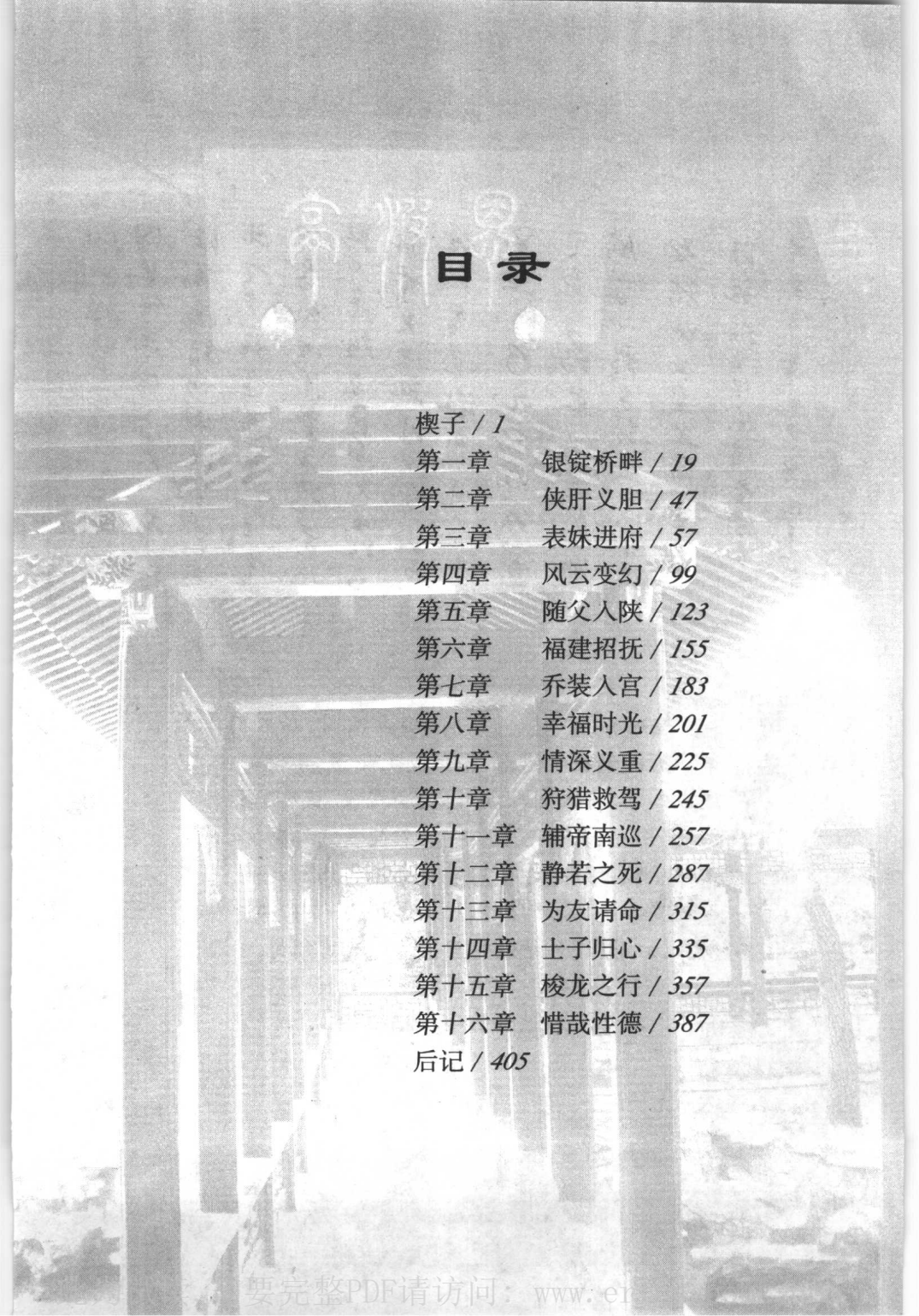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德也狂生耳。偶然间、缁尘京国，乌衣门第。
 有酒惟浇赵州土，谁会成生此意，不信道、
 遂成知己。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向樽前、拭尽英雄
 泪。君不见，月如水。共君此夜须沉醉，且
 由他、蛾眉谣诼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问，
 冷笑置之而已。寻思起、从头翻悔，一日心期千
 劫在，后身缘、恐结他生里，然诺重，君须记。
 纳兰性德词 甲申春 振清书

德也狂生耳！偶然间、缁尘京国，乌衣门
 第。有酒惟浇赵州土，谁会成生此意，不信道、
 遂成知己。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向樽前、拭尽英雄
 泪。君不见，月如水。共君此夜须沉醉，且
 由他、蛾眉谣诼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问，
 冷笑置之而已。寻思起、从头翻悔，一日心期千
 劫在，后身缘、恐结他生里，然诺重，君须记。

纳兰性德词《金缕曲·赠梁汾》一首

甲申春 振清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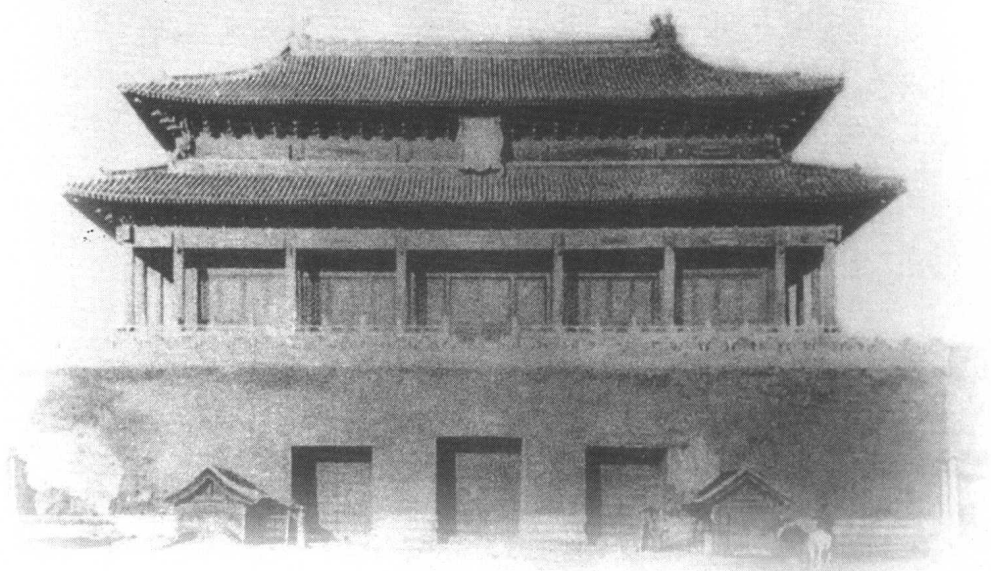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楔子 / 1

- 第一章 银锭桥畔 / 19
- 第二章 侠肝义胆 / 47
- 第三章 表妹进府 / 57
- 第四章 风云变幻 / 99
- 第五章 随父入陕 / 123
- 第六章 福建招抚 / 155
- 第七章 乔装入宫 / 183
- 第八章 幸福时光 / 201
- 第九章 情深义重 / 225
- 第十章 狩猎救驾 / 245
- 第十一章 辅帝南巡 / 257
- 第十二章 静若之死 / 287
- 第十三章 为友请命 / 315
- 第十四章 士子归心 / 335
- 第十五章 梭龙之行 / 357
- 第十六章 惜哉性德 / 387
- 后记 / 405

楔子



北京故宫西华门

「金缕曲」 简梁汾时方为吴汉槎作归计

洒尽无端泪，莫因他、琼楼寂寞，误来人世。信道痴儿多厚福，谁遣偏生明慧，莫更著、浮名相累。仕宦何妨如断梗，只那将、声影供群吠。天欲问，且休矣。玉怜轻碎。美煞软红尘里客，一味醉生梦死。歌与哭，任猜何意。绝塞生还吴季子，算眼前、此外皆闲事。知我者，梁汾耳！

情深我自拼憔悴，转丁宁，香怜易燕，

浓雾弥漫京城。

一团团或浓或淡的雾气在大街小巷中飘荡，已近卯时，周围的一切仍是昏昏暗暗。雾气挂在路边的树枝之上，给树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甲，景色虽然好看，却增添了无限的寒意。

这是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一日，按节气北方已经进入了春季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今年的春天比哪一年都冷。从过了正月十五，天一直是阴沉沉的，时不时地飘下几粒细细的雪花。近几天来，每天夜里都开始下雾，直到已未，雾才渐渐散去。天气如此严寒，京城的人们大都不愿出门，街上冷冷清清的。

浓雾中，皇城西侧通向西安门的大道上，由南向北，远远地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，听上去起码有二百多人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渐渐地能听到铁链碰撞发出的清脆响声。只见一支队伍从雾中冒了出来，在住户和商铺门前走过。响声惊动了路边的百姓，不少街门都开了一道缝，里面露出了一双双好奇、惊异的眼睛。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之下，队伍慢慢地向北行进。不大工夫，他们又消失在前方的雾气之中。过了一阵，街上恢复了平静，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，似乎他们从来就没有出现过。

但是，那些在家里呆得烦闷、爱看热闹的北京人，还是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又将成为近几天人们



议论的一个话题。

因为这个场景太奇怪,太不可思议了,人们看到的是一支被全副武装的宫中侍卫押解的队伍。

押解者官帽整齐,威风凛凛,行走时右手一律紧紧握在腰刀的刀柄之上。他们警惕、戒备的神态,使得旁观者都认为被押解者一定是一群凶狠残暴的罪犯。但看一看被押解者,人们却疑惑了。因为这些人虽然披枷戴锁,但年纪大都在二三十岁,一个个眉清目秀,温文儒雅,都是文弱的读书之人。他们中有的人穿着十分华贵,有的穿着布料长衫,还有的人则衣衫单薄。由于寒冷,也可能由于害怕,大多数人嘴唇青紫,身上瑟瑟发抖。

队伍是朝西安门走去的,等到街上恢复了平静,不少百姓聚在一起,开始猜测和议论这是怎么回事,但说了半天,谁也没弄明白。

京城的百姓生活在天子脚下,经得多,见得广。尤其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,已经历了明、清两个朝代,看到过多少稀奇古怪的事,他们看到过犯了国法的官员连同家人一起被押往边远地区充军流放;也看到过犯法的罪人被押到设在南城菜市口的刑场开刀问斩,但他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一支什么队伍。

自从元世祖忽必烈下旨,命刘秉中在燕山脚下修建了元大都,到明永乐年间,朱棣为定都北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建工作,前后历时十五年,直到永乐十九年,北京才成为全国的首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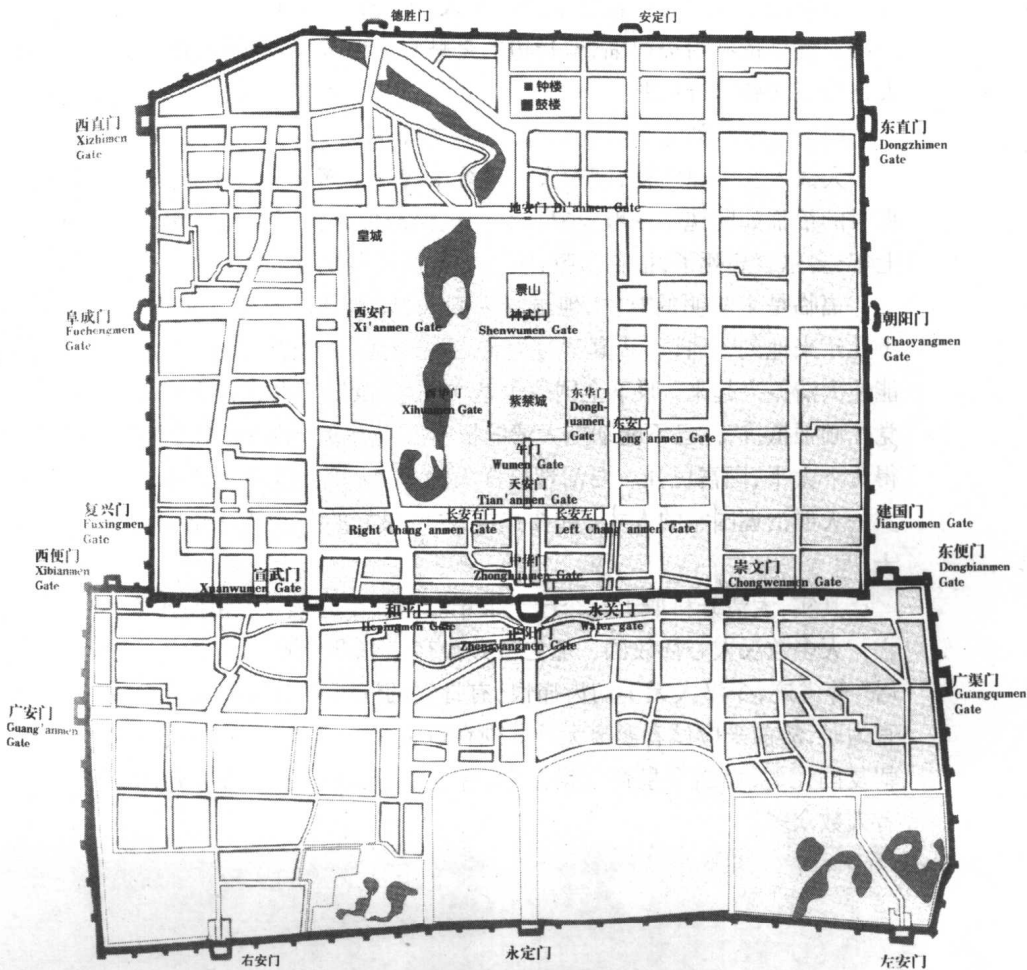
从那个时候起,承天门的东侧是长安左门,又称龙门,天下士子一旦通过殿试考取进士,就要从长安左门到龙棚看榜,世称“鲤鱼跳龙门”。承天门西侧是长安右门,一年一度的秋审、朝审要在这儿对各地判死刑的罪犯复审定案,犯人被带到长安右门之后,如羊入虎口,所以这个门又叫虎门。但是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这么多犯人被押到通往皇宫大内的西安门,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?他们犯了什么法呢?

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去年,也就是顺治十四年说起。

自大清入关问鼎中原之后,在睿亲王多尔衮的主持下,于顺治

顺治十四年即丁酉年，皇帝下旨在全国开科取士，其中最大的两个考场设在顺天府和南京府。这次科考盛况空前，仅北京考场应试举子就有五千七百余人。现在考试已毕，顺天府已录取二百零六人。

十月中旬的一天，京城正阳门外五牌楼大街从北向南走来了两个人。前边一位年轻公子二十多岁，穿一身灰绸棉袍，眉清目秀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举手投足却显示出一种尊贵和威严。他身边的一





位三十多岁，身体微胖，圆圆的下颏光溜溜的，男人打扮却有一种女人的做派，亦步亦趋地跟在年轻公子身后。不用问，此乃主仆二人，而且主人的身份肯定十分高贵。距此二人十几步远还有两个棒小伙儿，两人四只眼不住向周围观看。

这几个人在街上悠闲地走着。此时已是辰末已初，虽然进入冬季，但天气晴朗，明媚的阳光照在人的身上暖洋洋的，倒也不觉得寒冷。正阳门外大街乃是京都繁华所在，从五牌楼到珠市口、天桥，直到永定门街道两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店铺，人来人往、熙熙攘攘、十分热闹。

那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公子并非常人，他乃是满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爷福临，他身边的是贴身太监吴良辅，身后的二人是侍卫倭赫和折克图。

顺治皇帝此刻的心情就如这天气一样非常之好。

大清入主中原之初，朝中大小事统由睿亲王多尔衮一手包办。那时的福临如同傀儡一般，小皇上生气、愤怒但又无可奈何。顺治七年，多尔衮病死了，福临亲政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。

福临是个聪明的君主，他虽身为满人，却十分钦仰汉人文化。十几年来他刻苦研读，认真学习为君之术，决心在自己亲政的时候能使大清振兴起来。眼下全国战争基本平息，虽然江南还有明朝余党在顽强抵抗，但已不能动摇大清的根。顺治帝开始考虑如何使得天下太平，国富民强。要治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，首要的当是收罗一大群治理国家的人才。而要选拔人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开科取士。

其实，大清开科取士至今已十余年。但那个时候，明朝刚刚灭亡，大多数汉人心怀故国，加之清兵曾有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等劣迹，令汉人无不切齿痛恨，有骨气的读书人都以做大清之官为耻，故前来应试者寥寥无几。现在过去了十余年，眼见朱明王朝复国无望，而当今皇帝推崇儒学，尊重士子，所以丁酉科考参加者人数众多。

皇帝十分重视这次考试，亲自下旨委任了顺天府及南京的主考、副主考。

科考举行得十分顺利，一下子就为国家选取了这么多人才，顺治皇帝十分高兴。

今日他闲暇无事，便带了几个人微服出行，不过是散散心而已。

街上呈现出一派平和兴旺的景象。虽然大部分百姓穿着仍有些破旧，但脸上已经没有了前几年常常见到的菜色，各个店铺的买卖也很兴隆。

顺治帝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只要民心安定，再过几年便有望开创一个顺治盛世。他看到街上读书人不少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地闲逛，知道这是外地来京的士子们在游览京城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这些读书人大都面色阴沉，有的甚至脸上现出愤愤之色。顺治转念一想，明白了，五千多人参加科考，仅二百余人中选，不用说，这些都是落第的士子，故心情郁闷，甚至不平。

时近中午，每天一到这个时候，街上的几个有名的饭庄和大大小小的饭馆就热闹起来，店小二的吆喝声、锅铲的撞击声不断传出，一阵阵诱人的饭菜香气弥漫开来，令路上的行人馋涎欲滴。

吴良辅紧走了几步，低声对顺治说：“主子，时辰不早了，您该回宫用膳了。”

顺治正在兴头上，听了这话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“朕今天要在此处用膳。”

吴良辅不敢多言，急忙四下观看，想找个大饭庄。顺治用手一指，鲜鱼口南侧有个不大不小的饭馆，二人一前一后走了进去，倭赫与折克图也随着进了饭馆。

由于正是饭口，馆子里几乎座无虚席。

店小二前来招呼，吴良辅皱了皱眉，想劝皇上换个地方，但顺治已经在角落的一张空桌上坐下了。他朝吴良辅努了努嘴，吴良辅拿捏着身子坐在一边，倭赫二人离他们不远也坐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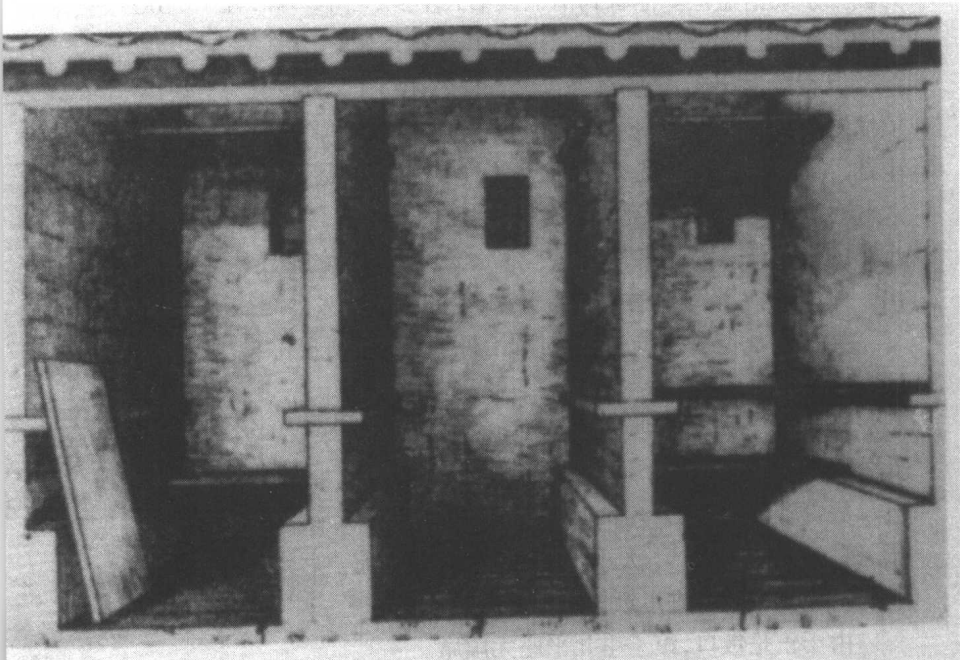
深亭金缕曲

吴良辅吩咐店小二把最拿手的菜做上几样,不大工夫,丰盛的筵席摆满了一桌子,顺治帝一闻香气扑鼻,不觉食欲大开。也可能是走了半天累了,皇上觉得饭菜比御膳房做的还好吃。顺治喝了几口酒,吃了些菜,这才抬起头来,看看饭馆里的景象。

这是个中档饭店,吃饭的人大都穿戴整齐,有几桌围坐的都是读书人。在他们这一桌的右侧,坐着四个人,年纪都在二三十岁,他们可能已经吃喝了一阵,一个个脸上红扑扑的。

忽然,一个三十来岁的胖子对其他三人说:“三位仁兄,你我行个酒令如何?”

三人皆说好。



科举考场,贡院内成列的低矮房子谓之号房,即考试房间。每间号房约一米见方,每名考生一间,号房正面敞开,其余三面无门无窗。考生进入号房前要严格检查,以防夹带舞弊。

胖子思索片刻，把桌子轻轻一拍说道：“京城有一舅，顺天添一秀，舅与秀，生人怎能够？”

三人鼓掌叫好。

另一个接着说：“我亦有一令，请听：佳人头上金，举人顶上银，金与银，世间有几人？”

第三个黑瘦子说：“我也有了：外面无娘舅，家中无富婆，舅与婆，命也如之何？”

说罢，三人相视大笑。

顺治听在耳里，不觉一皱眉，只觉这些酒令都话中有话，但尚不明白其中含意，便继续听他们还说什么。

四个人中有一年轻小伙儿正在闷头喝酒，突然“啪”地一声把酒杯墩在桌上，“几位仁兄，我冤哪，我这口气出不来呀！我承认，我书读得不好，要凭真本事，本科我中不了。可是你们看看，今科中的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？他们花钱，我也花了，而且一点也不比他们少。交钱的时候，主考官说得多么好啊，他说，只要钱交够了数，保我榜上有名，我交了三千两，三千两啊，到了怎么样？名落孙山，我冤哪，我这钱花得冤哪！”

那个胖子长叹一声，“贤弟，不必如此，想开些吧！你冤？我呢？我花了五千两，怎么样？五千两，那是钱哪！我跟我爹拍了胸脯说，只要拿出五千，必定金榜题名。现在呢，钱花了，中不上，我有何面目回家去见老父？我怎么回家呀！”说到这里，胖子哽咽起来。

黑瘦子一拍桌子，“几位仁兄，今科主考李振邳实在不是个东西，一门心思只要钱，要了钱还不给咱们办事。你们知道吗？本科考取的举子当中，凡是京城三品官以上的子弟尽在其中，他巴结朝廷大员，专门欺负咱们普通士子。我听说，李振邳有一个名单，上面有三十来个人的名字。这三十来人都大有来历，不是京城大员之子，就是富商之子，人家给的银子少说也在几万两，你看看你三千两，你五千两，那算个什么？我还听说，在评卷前这位李大人叫书童拿着名单——寻找考卷，找出来，不管他写得如何，答得怎样，一律高

清水亭中
金续曲

中。这叫什么事？真把人活活气煞！”

胖子说：“算啦，人家是主考，咱惹不起，得罪不得，这些钱就算喂了狗。兴许这一科咱花了钱，下一科时大主考能记着咱们呢。”

那个喊冤的年轻人眼珠子通红，“不成，我这口气出不来，凭什么他李振邳、张朴我只收钱不办事！中不上没关系，钱我得要回来。我就不信，大清朝就没有王法，就没人能管此事！”

瘦子忙劝解，“贤弟，不必如此，咱们平头百姓能斗得过他们？你没听说，山西一个张监生剪了发辫到顺天府科道衙门去闹，结果被抓了起来，想开些吧，破财免灾。”

胖子说：“我就奇怪，当今万岁爷怎么能派这样的黑心人当主考？这哪儿是选人才，纯属是敛钱财呀！”

另一个人忙摆手，“禁声，诸位，骂骂贪官不碍的，千万别说皇上。皇上英明，我想他老人家准是让这伙混蛋给蒙骗了。别说了，喝酒、喝酒，今天一醉解千愁。”

这几个人的议论，顺治皇帝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。此刻只觉得全身的血往头上涌，气得脸色煞白，浑身颤抖。可把吴良辅吓坏了，他刚要去申斥那几个读书人，只见顺治猛地站起身，把桌子用力一掀，稀里哗啦，杯盘碗筷全摔在地上，响声惊动了饭馆里所有吃饭的客人。

顺治站在那儿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倭赫、折克图一下子蹿过来守在皇上身边。

顺治这一下把正在高谈阔论的那四个人吓了一跳，那个年轻人正憋着一肚子火，见此情景站起身，来到顺治面前，“这位客官，怎么？我们说几句气话，你听着不顺耳了，掀什么桌子呀！有本事，你治治朝廷的贪官啊。”

倭赫在旁边眼睛一瞪，刚要伸手，顺治皇帝摆摆手，倭赫和折克图退到了一旁。

顺治压了压怒气，“几位，你们想错了。我听了几位的议论，对本科的考官们气愤难平，故有此举。”

年轻人脸色缓和下来，抱拳拱手，“仁兄，刚才言语冒犯，勿怪，我等因事不公，发此议论，不想激怒了客官。”

店里掌柜的匆匆赶来，刚想发作，一见顺治气度不凡，旁边两个精壮小伙儿横眉立目，马上换了一副笑脸，“客爷，是不是饭菜不好，招待不周，惹您老生气？您有气可以跟我说，我们小本经营，还求您手下留情。”

顺治朝吴良辅一点头，吴良辅伸手拿出一块银子，足有二十两，“掌拒的，我们爷因为生气摔了你的家伙，不过和你无关。这钱你拿着，够不够？”

掌柜的两眼放光，忙点头哈腰地说：“爷，够了够了，您生气摔家伙没事儿，只要出气就好。爷，楼上有雅间，我叫他们再做一桌上等酒席，您接着用。”

顺治皇帝哪儿还有心思再吃饭，一甩手，转身就走，吴良辅等几人紧紧跟随。

顺治回到宫中，当即召集满朝文武，升座金銮宝殿。

金殿上，皇上大发雷霆。

顺治怎么也没想到，竟有如此胆大妄为之人，明目张胆地索贿受贿，买官卖官。若非自己微服出行，亲耳听到此事，至今仍被蒙在鼓里，至今仍在为开科录取这么多“人才”而沾沾自喜。

皇帝第一次发这么大的怒，众朝臣吓得脸色都变了。顺治马上下旨，先将顺天府乡试所有考官及有关人员逮捕，打入天牢，然后派员彻查此事，要求十日内必须查清。

各部官员不敢怠慢，终于查明李振邳、张朴我等受贿是实，上百名举子因贿而中。

十月二十七日顺治皇帝下旨将李振邳、张朴我、蔡元善，行贿的大臣陆貽吉、项绍芬，举人田耜、邬作霖立斩，家产籍没，父母兄弟子女俱徙尚阳堡，其余有关人员亦被判刑、撤职，凡因行贿而中的举人一律除名。

清
水
亭
金
絲
曲

顺治帝雷厉风行地处理了顺天府科考一案，这才稍稍出了一口气。但他马上想到了江南考场，不由心中又是一紧。

皇帝实在不希望再出事了，江南主考亦是皇帝亲自委任，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，副主考是检讨钱开宗。对此二人皇帝还是信任的，毕竟他们都是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大儒。然而，尽管皇帝不愿出事，但最终还是出事了。

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，给事中阴应节上了一道奏章，讲述了江南考场营私舞弊之事，并说方犹、钱开宗等收索贿赂，甚至将大字不识的白丁取为举人，引起物议沸腾。

看到这个奏章，顺治只气得七窍生烟，他即刻下旨，将方犹、钱开宗并同诸考官革职拿问，同时急派总督郎廷佐查清此案。

此次南京开考题目是《论语》中“贫而无谄”，但录取的一百二十余人中有不少都是行贿之徒。

考试完毕，发榜之期，数千江南士子情绪激奋，大闹贡院。有几个青年人甚至爬到贡院门楼之上，将贡院二字改为“卖完”。

贡院门前，士子们用大字写了一首诗：“孔方主试付钱神，题目先论富与贫。金陵自古称金穴，白下如今中白丁。”士子们的愤怒吓得方犹、钱开宗等不敢露面。

不仅如此，一部专写丁酉科考案内幕的书《万金记》很快由江南书商刻出，当代名士尤侗还创作一出戏《钧天乐》。短短十数日，《万金记》在京城已经出现，《钧天乐》亦在排演之中。

顺治皇帝火冒三丈，当即就要下旨惩办诸案犯。

此时总督郎廷佐又火上浇油奏道：“万岁，事情虽已查明，但考中正、副榜的举子均大呼冤枉。他们异口同声，是凭真才实学而考中的，说如不信可查考卷，还说如果因某些人行贿而将他们一概贬斥，他们死也不服。”

顺治皇帝听了，咬咬牙，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朕要亲试，看一看这些人究竟有何学问！”

当即皇帝下旨：将方犹、钱开宗立即正法，叶楚槐等十八名同